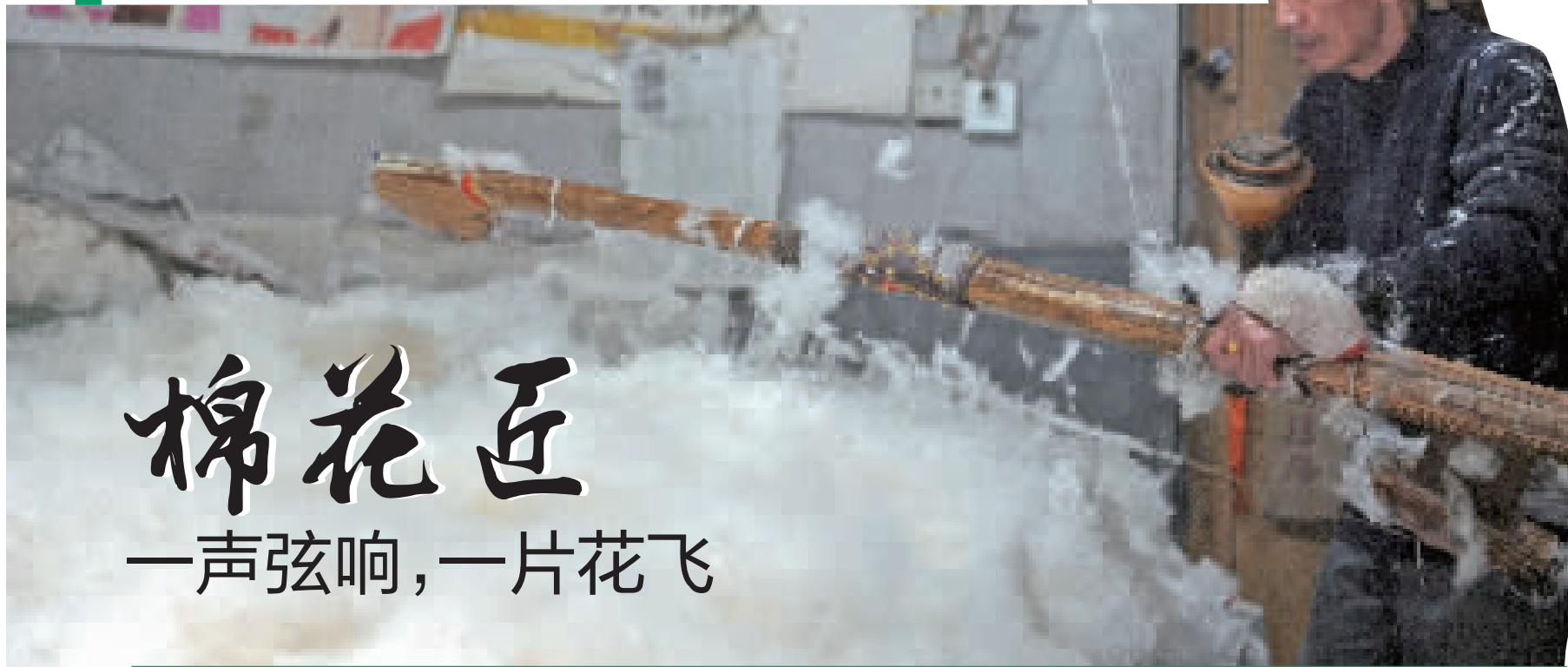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揪花



# 棉花匠

## 一声弦响，一片花飞

在海曙高桥镇一间老屋内，70岁的陈财法正弹着棉花。只见他身上系着腰带，背上固定着一根1米多长的弹花弓，左手持弹花弓，右手拿弹花木槌，手起槌落，敲动弓弦，洁白的棉絮如片片落花，就在富有节奏感的“蹦蹦”声中飞舞。

在外行人眼里，弹棉花是个有趣的事情，但对于老陈来说，这不仅是个力气活，还是个精细活，一点儿都马虎不得。弹棉花承载了老陈大半辈子的专心、细心以及耐心，前些年，他还被评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弹棉花技艺的传承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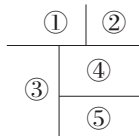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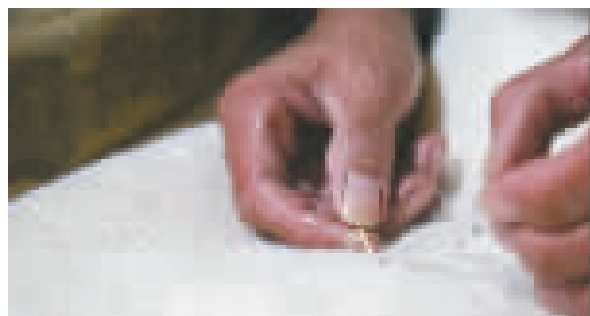
“弹棉花看着简单，实际上工序挺多，大致分松花、弹花、揪花、打筋、铺棉线、打磨、压磨、修边等。一整套工序下来，一条棉被就完成了。”老陈说，十几斤重、1米多长的弹花弓背在背上，木槌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一天下来，常常累得直不起腰。“我18岁起就跟着父亲弹棉花，已经干了52年了，以前体力好的时候，一天能做三床棉被，现在力不从心了，一天完成一床就很不错了。”

如今，棉被逐渐被各种各样的腈纶被、蚕丝被、羽绒被所代替，即使是制作棉被，弹棉花的工序也逐渐被机器替代，手工弹棉花已淡出人们的视线。“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一行了。”老陈说，女儿曾劝他早点退休，但村里不少老人还是只认手工弹的棉被，“我想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既然大家有需要，自己也吃得消，那就再弹几年。”

“弹棉花啊弹棉花，半斤棉弹成八两八哟；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哟，弹好了棉被，那个姑娘要出嫁……”街巷里，这首流传已久的民谣，随着“蹦蹦”的弹花声，渐行渐远。



记者 王思勤/文  
记者 崔引  
通讯员 楼燕/摄



- ①打筋
- ②铺棉纱
- ③压磨
- ④修边
- ⑤称重，不能缺斤两

